

谋

略

文

化

与

中

国

智典

冷成金◎编著

《两汉卷》_下

千年的智慧 千古的奇音

企业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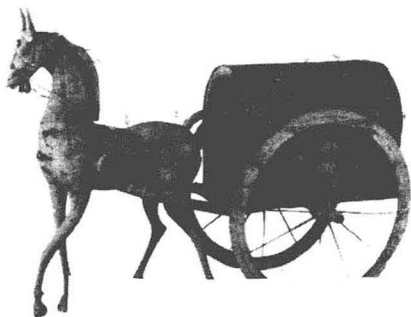
编

智典

【两汉卷】

◎ 冷成金 编著

下



企业管理出版社



锁谏图 局部

君臣之间

中国的古语所涉及的内容历来是丰富而全面的，这几句说的是这个方面的意思，那几句说的是另一方面的意思，或者是反面的意思。因此，要想了解古语的精髓，就决不能以偏概全，否则就会挂一漏万。例如，对于君臣关系，一方面说主昏则臣暗，意思是说如果君主昏聩，则臣下必然暗昧。但同时又说，乌云蔽日，奸臣蔽主，意思是说皇帝本身还是英明的，问题是奸邪的臣下将他蒙蔽了。对于后一种情况，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清君侧”的事发生。所谓“清君侧”，就是要将皇帝身边的奸臣清除掉。如此看来，对于君臣关系，不能做死板的理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时候是君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臣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又是极其复杂的，分不清是谁的问题，那就看君与臣能够各自对自己作何要求，并做到如何的程度了。



【事典】

公元310年（永嘉四年）7月，汉赵光文帝刘渊病逝，汉赵帝国发生政变，刘聪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称帝，称昭武帝，改年号光兴。次年，征东大将军石勒击溃西晋帝国的主力部队，晋军十余万人被杀被俘，几乎全军覆没。接着，刘聪又命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等人攻陷了西晋帝国的首都洛阳。随着汉赵帝国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皇帝刘聪渐趋骄纵，沉缅美色，游猎无度，专横跋扈，暴戾恣睢。公元312年（永嘉六年）夏天，刘聪开始诛杀大臣。先是因为宫廷食用的鱼蟹供应不及时，主管此事的左都水使者、襄阳王刘掇被杀，后又因为兴建温明殿、徽光殿未能如期完工，总监工望都公靳陵被杀。大臣接连被杀，使得朝中人人自危，也引起了大臣们不满与愤慨。

一次，刘聪到汾水观赏游玩，直到半夜还不回宫，弄得大家都十分担心。后来，中军大将军王彰进谏说：“现在我们是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大难未平，国家还有更多的困难需要克服，尤其是新归顺的西晋臣民还在怀念旧的王朝，这些都是不稳定的因素。陛下应该想到先帝创业之不易，要励精图治，不要功败垂成。我看陛下近来出去游玩，总是到深夜还不回来，很为陛下的所作所为担心。愿陛下改变以往的做法，那将百姓幸甚！社稷幸甚！”

刘聪自登基后，还没有听到谁敢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他，勃然大怒，下令将其斩首。

王彰的女儿是刘聪的嫔妃，得知消息后，马上跑到刘聪的面前向他叩头哭求。刘聪才没杀他，把他囚禁在监狱中。

刘聪用刑过于残酷，刘聪的母亲张太后因此而三天不吃饭。刘聪的几个弟弟还以必死的决心抬着棺木来向皇帝进谏。刘聪气急败坏地说：“我难道是夏桀、商纣、幽王、厉王那样



的昏君吗？而你们居然来哭活人！”

太宰刘延年和公卿列侯一百多人都脱下官帽，流着眼泪，跪在刘聪的前面，进谏说：“陛下天纵睿德，东平洛阳，南定长安，功高无比。从前有唐尧、虞舜，现在则有陛下，史书所载，还没有人能超过您。但是最近您常因为一些不如意的小事，就诛杀王公，因为直言劝谏，不合皇上的旨意，便囚禁大将，这都是臣等难以理解的。臣等因此十分忧虑，寝食不安，肝肠欲断！”

刘聪见这么多的进谏，怕犯众怒，不敢再和众人作对，便显出很惭愧的样子，说：“我昨天酒喝多了，做出了不是我本心想做的事。如果没有大家提

醒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我真是感谢诸位！”刘聪还赏赐给每人一百匹绸缎，派侍中持节释放了王彰，并当面向王彰道歉说：“先帝在世时，您便是左右手，先帝对您十分倚重。您有功于帝国的两代，我怎能忘记呢？我的这次过失，希望您能谅解。我很盼望您能不计前嫌，竭尽忠言，为国分忧。现在升您为骠骑将军，封定襄郡公。以后我如果有什么过错，还要



此图表现的是十六国时期，汉朝迁尉陈元达，向皇帝刘聪冒死进谏的情景。刘聪是个荒淫奢侈而又残暴的匈奴君主，除兴建宫殿四十余所外，还要为其宠爱的刘贵妃建一座华丽的鸛(同“凤”)仪殿。陈元达为此追踪到逍遥园内的李中堂进谏，刘聪大怒，命令将他全家处斩。陈元达用预先准备的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棵大树上据理力争，画面表现的正是这一紧张时刻。事发后刘贵妃在后堂听见，便写条子向刘聪劝谏，刘聪这才接受并赞扬了陈元达，改逍遥园为纳贤堂，李中堂为愧贤堂。



请您给我指教！”

公元313年（建兴元年），太后、皇后相继去世。三月，刘聪立贵嫔刘娥为皇后。为了庆贺，刘聪要为新皇后兴建一座凤仪殿。

延尉陈元达得知此事后，觉得不妥，立即前去进谏。这时刘聪正在逍遥园中游玩。陈元达很了解刘聪的暴躁脾气，知道这样向他进谏是十分危险的，但为了朝廷，他不顾个人的安危，闯进逍遥园，强见刘聪。陈元达对着刘聪慷慨激昂地说：“我听说古时候的圣王爱国如家，所以上天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地保佑他。而晋皇室黑暗残虐，视百姓如草芥，所以上天要断绝它的帝祚，将西晋交给了大汉。现在上天眷顾我大汉，百姓伸长了脖子盼望能减轻背上的负担，所以高祖光文皇帝身穿布衣，床上不铺两层被褥，后妃不穿绫罗绸缎。但自从陛下登位以来，大军不断出征，再加上饥荒瘟疫不断，老百姓接连死亡，兵疲于外，人怨于内，皇帝作为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忍心看着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呢？陛下已经兴建了四十多所殿堂楼观，我听说又要为新立的皇后兴建凤仪殿。窃以为大难未平，如此大动土木，实在是很不适宜的！过去汉文帝承高祖之业，据四海之富，尚且因区区百金之费而下令停建露台，被引为美谈；而陛下您现在占据的国土不过汉文帝时的两个郡那么大，您需要防备的敌人却不止是匈奴和南越，可是您还要如此奢华，如果您一意孤行，恐怕离亡国不远了，因此我不得不冒死进谏。”

不出所料，刘聪听后，果然大怒，跺着脚咆哮说：“我身为天子，只不过要盖一座宫殿罢了，难道还要先问问你们这些小耗子一样的家伙吗！要不杀你这奴才，你们就会成天来扰乱我，我的宫殿怎么能盖得成？”当即下令：“给我把这奴才推出去斩首！把他的妻子儿女也统统拉到东市杀了！”

陈元达早就做好了准备，他用事先带在身上的铁链把自己



锁在堂下的树上，抱着树高喊道：“我所说的，全是为了社稷着想，而陛下却要杀我！如果死者有知，我当上诉陛下于上天，下诉陛下于先帝，我不知道将来陛下您会怎么样啊！”

刘聪听了更加怒气冲天，命令左右赶快把他拉走行刑。但是，铁链把陈元达锁住了，怎么拉也拉不动。这时光禄大夫朱纪、范隆，骠骑将军、河间王刘易等人都闻讯赶来，见要杀陈元达，全向刘聪跪下叩头，前额撞地，血流满面，他们说：“陈元达是为先帝所赞赏的功臣，开国之初便在宫中任职。他竭尽忠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我们却苟且偷安，无所作为，与他相比，实在惭愧！这次他犯颜直言，虽然狂妄，却是一片忠心，还请陛下海量包涵。若因进言而杀高官贵胄，后世将会如何评论？请陛下三思！”

刘聪听了群臣的这番话，想起一年前要杀王彰被阻的事，沉默不语。新立的皇后刘娥也听到了消息，他想到了自己的名誉和国家的前途，立即暗地里派人阻止行刑，并写了份奏章呈给刘聪，说：“现在昭德殿已足够起居的了，请一定不要再为我盖凤仪殿；全国还没有统一，应该爱惜民力财力。廷尉的劝谏，是为了国家，陛下也应奖励，怎么能杀他呢？陛下为我兴建宫殿，又为我诛杀忠臣，国家因此贫困，忠臣从此闭口，都是由我造成，天下的罪孽集中到我一人身上了，让我何以承当？又有何脸面侍奉陛下，望陛下就在堂前赐我自尽，为陛下抵罪！”

刘聪看完奏章，脸色大变，又见大司徒、光禄大夫等还不停地叩头请求，觉得如果和群臣顶下去会出大乱子，这才慢慢地对群臣说：“我近来得了疯病，有点喜怒无常，不能自制。元达是位忠臣，我对他有愧啊！”

于是刘聪让大臣们都起身，把陈元达请到堂上，给他看皇后的奏章，说：“在外辅佐我的有您，在内辅佐我的有皇后，我还担忧什么呢？”接着，他又按照等级分别赏赐给大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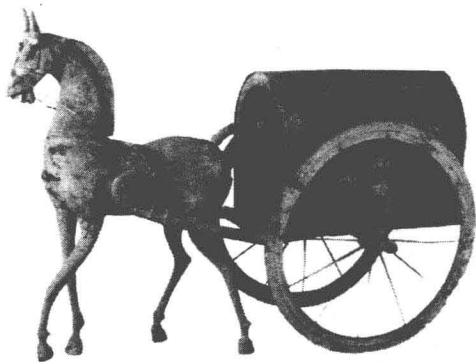


光禄大夫等人绸缎、谷米，以为奖励。为了表示不忘此事，刘聪还向大家宣布：从此“逍遥园”易名为“纳贤园”，因此事发生在“逍遥园”中的“李中堂”，故也将“李中堂”改名为“愧贤堂”。

后来刘聪见到陈元达说：“您应该怕我，怎么反让我怕起你来了？”陈元达赶紧叩头谢罪说：“我听古人说过，师臣者王，友臣者霸。我虽然愚昧，无可采纳之处，幸遇陛下有齐桓公的雅量，使我得尽愚忠。现陛下以大圣应期，远弃商、周覆国的弊病，近学汉武帝光复汉廷的美德，天下幸甚！”

【评议】

应该说，刘聪是一个昏君，但还不是桀纣一样的昏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毕竟还是接受了大臣的建议，没有做桀纣一样的亡国之君。然而，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是，刘聪为什么能够接受大臣的建议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多数大臣都有敢于冒死进谏的精神和勇气，使得刘聪不得不在这些正直的大臣面前低头。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刘聪的贤愚问题，而是通过刘聪纳谏这件事，应该看到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也就是说，有时并不是上司的意志不可改变，不要拿上司的过失作为自己品行道德的挡箭牌，而是好好地面对自己，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尽到了职责。在现实中，这样的做法是富有积极的实际意义的。



马车 东汉

真英雄与假英雄 大英雄与小英雄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作龙困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说的是人在不得志时的处境和心理感受。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尤其是，真正的英雄往往要经过一个落魄的阶段，但是，如何把握好落魄时的情绪和行为，方是真英雄与假英雄、大英雄与小英雄的重要分界线。东晋的温峤，应该算得上是一位真英雄、大英雄。

【事典】

温峤，字太真，以有识有胆、博学能文、风仪秀整、善于言谈见称于世。曾先后做过司隶都官从事、司徒东阁祭酒。司



| 温峤像

马睿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温峤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后改任骠骑将军长史，升迁至太子中庶子。

322年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温峤起初拜侍中，后来转任中书令，很受皇帝器重，参与朝廷的机密大事，起草诏书命令，皇帝对他十分信任。

当时掌握全国军事大权的大将军王敦，正图谋叛乱。温峤忠心为皇室效力，所以为王敦所忌恨。王敦便故意请求朝廷把温峤

调去给他当左司马，以便直接控制。

温峤调到王敦那儿任左司马，见王敦对朝廷的政令漫不经心，曾进行多方劝说，但王敦根本置之不理。温峤逐渐觉察到王敦已有反心，并且难以醒悟，于是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新的策略，不再规劝王敦，转而对他毕恭毕敬，特别巴结，在处理一些事务上积极为他出谋划策，甚至曲意迎合他，满足王敦的私欲，王敦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为了进一步取得王敦的信任，温峤采取了结交王敦亲信的策略。他看到钱凤是王敦的心腹，便有意结交钱凤，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温峤是当时的名士，一向有善于知人的盛誉，凡是得到他的好评的人，声誉就高。于是，为了取得钱凤的信任，他故意常常称赞钱凤了不起，说钱凤腹有经纶，胸有韬略！到处替他宣扬。钱凤听说后，非常高兴，真的以为王敦看中了自已，便把温峤当做最知心的好友。

公元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丹杨尹出缺。丹杨尹是东晋首都的最高长官，温峤很想借出任丹杨尹的机会，回到京



师，摆脱王敦的控制，设法制止他的叛乱。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不能直接请求，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王敦说：“京师是要害之处，应该有个文武全才的人去担任丹杨尹，最好您亲自挑选一个适合、可靠的人。如果让朝廷选派，恐怕未必恰当。”王敦觉得温峤说得很对，正符合图谋叛乱的意图，便问温峤：“那么，请你帮我推荐一个合适的人吧。”温峤不加思索地说：“钱凤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王敦又去征求钱凤对丹杨尹人选的意见，钱凤知道了王敦推荐自己以后，对温峤十分感激，作为回报，钱凤推荐温峤担任丹杨尹。温峤听王敦说钱凤推荐他出任丹杨尹，当然是正中下怀，但表面上再三推辞难以独当一面，说自己不能胜任，宁愿在王敦身边听从指教。温峤越是推辞，王敦就越觉得他对自己忠诚，越要一定让他去。于是王敦上表，让皇帝委派温峤为丹杨尹，其目的是要温峤凭着自己的才干来监视朝廷和分析朝廷各方面的情况。

温峤知道钱凤是个诡计多端而又多疑的人，他知道钱凤现在只是一时被他迷惑住，不久就会醒悟，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在王敦为温峤摆设的饯行宴会上，温峤故意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和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喝个没完。然后又装出醉醺醺的样子，走到钱凤那儿敬酒，故意要让钱凤立即喝下。钱凤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刚要端起酒来，温峤就装作发了酒疯，用手把钱凤的头巾一下打落在地，满口吐沫地骂他：“我温太真给你敬酒，你竟敢不干杯！”这在当时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钱凤因此而怀恨温峤是可以理解的事。王敦以为温峤真的醉了，急忙前去把他们两人拉开。

不久，温峤向王敦辞行上任，故意泪流满面，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他辞行后走出大厅，又重新返回，然后才上路。

果然，温峤刚走，钱凤便恍然大悟，赶来告诉王敦说：“温峤曾当过太子中庶子，和当今皇帝关系十分密切，和皇帝



的内兄庚亮交情也很深厚，这个人未必靠得住啊！看他近来的表现，恐怕是个金蝉脱壳之计。”

温峤的计策果然奏效。王敦认为这是钱凤因为昨天喝酒时温峤打落了他的头巾而心怀不满，便诚心诚意地劝他说：“昨天温峤是喝了几杯，喝醉了，他虽然对你有点失礼，但属于酒后失态，你也不能耿耿于怀，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啊！”

温峤脱离虎穴，快马加鞭回到建康，把王敦正在谋反的事全部向晋明帝司马绍作了详细的报告，请皇帝迅速戒备，同时又与皇帝的内兄庚亮一起筹划讨伐王敦的准备工作。

等到王敦兴兵造反，朝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已大致就绪，朝廷即委任温峤为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县名，今属湖南省）北部军事。消息传到了王敦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狂喊道：“没想到我竟中了这家伙的奸计！”于是，王敦造反添了一个理由，就是要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他向朝廷上表，列出了一串要诛杀的名单，为首者就是温峤。他甚至还出高价悬赏活捉温峤，恶狠狠地说：捉到后，他要亲自动手割掉温峤的舌头，叫他再也不能摇唇鼓舌地欺骗别人。

不久，王敦之兄王含和钱凤等人率领部队直逼江宁，京师震动，人心恐慌。温峤急忙把自己的部队调到秦淮河北岸，纵火烧毁了朱雀桥，以挫敌人的锐气，并阻挠他们渡河。

晋明帝司马绍本想率军出朱雀桥攻击叛军，听说朱雀桥被烧毁，十分恼怒。温峤劝他说：“现在守卫京城的部队很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向各地征调的部队还未到达，如果出击不利，叛军万一突然冲进京城，就会危及社稷了！陛下何必吝惜一座桥呢？”

由于朱雀桥被毁了，叛军果然无法渡河，被阻在河对岸，温峤为平定叛乱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温峤亲自带领部队和叛军夹水作战，击败了王含，又追击钱凤，在江宁将其彻底击败，叛乱就这样迅速平定了。此后不久，温峤被封为建宁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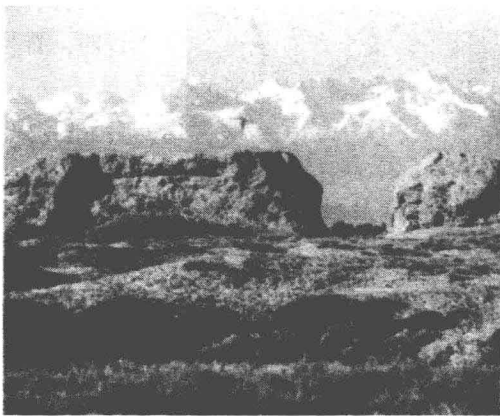
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晋号前将军。

【评议】

在中国历史上，温峤并不以智谋著名，而是以他的风神才姿著名，但实际上，他应该算作是一位真英雄、大英雄。何也？就是因为他能够在危难之中既能够坚持原则，不与敌人同流合污，又能够以韬光养晦、金蝉脱壳之计变被动为主动，最终建立了显著的功业。由此看来，逞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者，不能算是大英雄、真英雄，只有那些胸怀大志，能屈能伸，既能坚持原则与理想，又能应对各种变故的人才是真英雄、大英雄。



|| 东晋·张僧繇·雪山红树图轴



北庭故城遗址

历代帝王的择都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长安、洛阳、南京、北京大概是最著名的古都城市，但这几个城市又有区别，在长安、洛阳、北京这几个城市建都的朝代大都统一了全国，或者具有向南统一全国的意图，而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在南京建都的多数朝代偏安江南一隅，最终为北方的王朝所吞并。究其原因，不仅与地理“地利”有关，也与各种政治因素有关。

【事典】

刘邦称帝后，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并没有打算迁都。五月，陇西的一个名叫娄敬的戍卒，因事路过洛阳，前往拜见乡人虞将军，说：“臣有事要谒见陛下，请将军引



见。”虞将军见其穿戴不整，欲给他换上一身新衣。娄敬说：“臣穿帛衣，就穿帛衣去见，穿褐衣，就穿褐衣去见，不敢换衣。”虞将军听后，也只得作罢，便带他去见刘邦。

当时，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刘邦正欲寻求贤才，经虞将军引见，刘邦立即传令人见。娄敬被召，就从容步入，见到刘邦，施过君臣大礼，起身立起。刘邦见他虽然褐衣草履，但气宇不凡，就说：“你远道而来，恐怕已经饿了，你先下去吃饭，然后再来见我。”说着派人引娄敬就食。娄敬吃过饭，再见刘邦，刘邦这才问他来意。娄敬说：“陛下定都洛阳，想必是仿效周室吧？”刘邦见他说中了自己的心思，对他渐起敬意，便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室不同。周族始祖后稷封邰，积德累善数百年，直至武王伐纣，才得天下。成王嗣位，周公为相，才营都洛阳。这是因为洛阳地处中州，四处诸侯纳贡述职，路程远近相同。但有德可以称王，无德可以灭亡。周公以德治国抚民，所以诸侯四夷皆服，但传到后世，王室衰微，天下莫朝。这除后王德薄之外，也是因为势力过弱，才致此弊。现在，陛下起自沛县，封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于荥阳，经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累得天下人民肝脑涂地，哭声不绝，死者暴尸野外，伤者自此不起，这种状况，岂能和周初相比？陛下试想，关中之地，是何等险固！负山带河，四面可守，即使猝然有变，百万人都可立集，所以秦地素称天府，号为雄国。为陛下考虑，建都洛阳，不如移都关中，万一山东有乱，秦地总可自全。俗话说：与人斗，只有扼其喉，拊其背，才能获全胜。如陛下迁都关中，正是扼天下之喉，拊天下之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然而，迁都是一件大事，仓促之间不能立定，于是命娄敬暂且退下，等商议后再定。刘邦为此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众臣多是山东人，不愿再入关中，多数劝刘邦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崤



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河、洛河，其险足恃，何必再迁都关中？”刘邦听后，仍不能决定，于是去征求谋士张良的意见。张良说：“洛阳虽有险可守，但地域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而且田地瘠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两地，沃野千里，三面据险，一面东临诸侯。诸侯安定，可由黄河、渭北运输，西供京师；诸侯有变，可顺流而下，征伐便利。昔人所谓金城千里，诚不是妄言！所以，娄敬所说，实有远见，愿陛下按计施行。”

刘邦对张良历来是言听计从的，他听了张良的话，才下决心迁都。不久，刘邦下令迁都长安。因娄敬献策有功，特赐姓刘氏，并拜为郎中，号奉春君。

与刘邦相反的例子是魏文帝拓跋宏，他没有到长安建都，而是选择了洛阳。魏文帝拓跋宏，是一个有宏图大略的皇帝，他想使魏国进一步发展，长期称霸中原。魏都先在盛乐，后来迁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但都是在偏僻的北地，很难有更大的发展。文帝一向仰慕中原文化，喜欢中原的风俗，他提倡祀尧舜、祭周公、尊孔子、兴礼乐、正风俗，仿效中原推行文治。因此，文帝早就筹划迁都洛阳，控制中原，一统天下。然而，迁都是牵动全国的大事，尤其是对于由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不仅思想观念上有诸多不合，生活习惯上也会有诸多不适。文帝担心群臣不从，联合起来阻拦，便召集众臣议论，声称要大举南下攻打齐国。当时，许多大臣都不明白为何要在这个时候伐齐，并不知道文帝以伐齐为借口来实施迁都的策略。

文帝选择了一个吉日，诏令太常卿王湛用龟占卜，预测南伐的吉凶。说来也巧，卜得一个“革”卦，爻辞主变革、革命之义，文帝十分高兴，他说：“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此话一出，群臣肃然，很多人心中并不赞同，但一时无人敢于站出来争辩。惟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走到前面说：



“《易经》所称‘革’者，实是指更体改制，应天顺人，商汤、周武之卜，应属吉兆，但陛下已天下称帝，正该发扬光大，又怎能称得上改制。今日计议南伐，反得‘革’的爻象，恐难称作大吉。”文帝龙颜大变，声色俱厉道：“卜辞有‘大人虎变’一语，你为什么说不吉？”拓跋澄答：“陛下登基已久，如何今日才有虎变？这恐怕也难圆满解释。”文帝更加恼怒：“社稷乃朕之社稷，你难道要败坏朕的江山吗？”拓跋澄并不害怕，高声说：“社稷原是陛下所有，但臣乃社稷之臣，怎敢见危不言，不尽愚忠呢？”文帝心意已决，势在必行，他见拓跋澄不解其意，一时难以说服他，感到很为难。但文帝仔细思量，也觉得拓跋澄所言并不是全无道理，便缓和了口气，慢慢地说：“各言己志，倒也无妨。”

退朝后，文帝回到宫中，将拓跋澄召来，单独与他密谈，将自己打算迁都的事情告诉了他：“今日在朝中计议伐齐，其实并非朕之本意，朕意在迁都洛阳，伐齐不过是借其名而已。因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从事，因此未敢言明。我在朝中辩说‘革’卦的意思，恐众人竞相陈辞，破坏了我的大计，故疾言厉色，令百官震慑，并不是要压制百官，独断专行。”拓跋澄知道了文帝的打算，心中的不满立刻消散，转而佩服文帝的谋略智计。文帝又说：“朕之国家，起于北地，迁都平城，地域广大，但此地只宜施展武功，不便推行文治，如要移易风俗，成就天下大业，惟有迁都中原。洛阳乃历代帝王之都，最有王者气象，又可连北而控南，最合朕意。今日又卜得一‘革’卦，正是改革征兆，预示着迁都之举可行，不知你意下如何？”拓跋澄非常赞同，欣然道：“陛下迁都洛阳，入主中原，统御华夏，经略四海，成就不世之业，天下苍生幸甚。”文帝见得到了拓跋澄的支持，十分高兴，但他仍心存忧虑地说：“北人恋土，乍闻南迁，必然相互惊忧，人心动荡，朕对此有所顾虑。”拓跋澄说：“此乃非常之举，原